

# 目 录

## 专稿

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化的回顾和展望 ..... 徐以骅 1

## 《圣经》与神/哲学研究

论布伯的会社理论及其对当代西方教育理论的

启示 ..... 崔岐恩 黄毅 9

试析齐齐哈尔的位格本体论及其神观和人观

的革新 ..... 姜廷翠 28

《以斯帖记》与中东神话传统 ..... 刘玉 42

现代科技兴起之基督教背景

——兼谈圣经与生态危机的历史关联 ..... 黄增喜 57

司各脱的自然法理论 ..... 汉纳斯·默勒 著 王首贞 译 71

## 宗教与社会

### 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发展及其宗教逻辑分析

..... 刘 骞 周博文 90

### 修道成风

——河北 T 地天主教信仰调查报告 ..... 熊 威 110

### 藏彝走廊上天主教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以四川省土城藏族乡为例 ..... 陈光军 128

## 历史研究

16-18 世纪耶稣会传教艺术的起源及其若干特征 ..... 顾卫民 145

詹森派与“中国礼仪之争” ..... 黄 佳 201

明末儒者天主教徒朱宗元思想探析 ..... 莫铮宜 217

晚清华籍神父黄伯禄中西传略考述 ..... 李 强 239

### 他者与自我

——瑞华浸信会传教士在华战争处境探析 ..... 陈 静 257

### 何为中心?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理论述评 ..... 王德硕 272

## 学术述评

拜占庭皇帝朱利安复兴异教政策研究综述 ..... 张 巍 288

明末清初传教士在江南刊刻汉文西学文献述论 ..... 王 申 309

大航海时代日本基督教版书籍中的东西方思想碰撞 ..... 段世磊 323

### 明末科技与宗教的互动

——徐光启引进红夷大炮事略述评 ..... 雷环捷 朱路遥 343

从《天风》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会关于“异端邪说”

的论述 .....	王志希	360
宗教信仰自由定义研究 .....	程洪猛	376

# 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发展及其宗教逻辑分析\*

刘 骞 周博文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内容摘要]** 土山湾孤儿院是天主教耶稣会在华创办的慈幼机构，作为由天主教慈善事业与宣传事业的组成部分，土山湾孤儿院将宗教教育与工场实践相互融合，实现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的对接，其“工-读”结合的模式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天主教在上海地区的传播，而且在客观上对我国的职业教育及其发展模式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对此，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而本文则试图从口述历史的角度出发，努力梳理与还原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的历史面貌，通过提炼、分析，概括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发展和体系中的宗教影响及其内涵，并试图探讨这种以俗世教育为载体的宗教传播模式的机制及其逻辑。

**[关键词]** 土山湾孤儿院 职业教育 宗教传播 互动分析

## 一、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在历史研究中，当人们现在关注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人们关注的多为过去的、眼前的各类事件和历史的大线索，而在历史的轨迹中那些众多的、可能成为重要史料的记忆和心路历程的起伏变化却常常被忽略，尤其是那些看似细微的和抽象的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都鲜有人提及，而这些记忆性的史料会随着记忆者的逝去而永远不为人所知。当历史学者关注正在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文物、历史记载，为历史延续性面临的挑战忧心如焚时，我们却依然对非实物性的资料置若罔闻。记忆与实物一样是属于民族、属于国家、属于人类的珍贵历史资料。探究和保存这种史料，不仅对历史学研究有巨大意义，对于各领域学者探究涉及自身学科范围的课题也有着启示意义，对于那些致力于从社会、文化角度挖掘本学科深度的学者而言则更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sup>1</sup> 基于此，在参考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将尝试将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引入本文的研究。

### 1.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的确定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通过口述史的方法进行研究。因为，近代以来，关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成果已有许多，但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采用口述史方法的成果仍较为鲜见，但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口述史方法注重历史脉络中“信息”的多层次和多渠道，以及资料的鲜活性等特点。这表明，历史学不仅是有关事件，或者结构，或者行为模式的，而是有关这些东西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安全语境下的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的互动研究”（11CZJ014）中期研究成果。

<sup>1</sup> 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如何被经历和在想象中如何被记住的。<sup>2</sup> 在这个意义上，与文献分析和诠释的史学方法相比，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弥补文献资料在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的记载中存在的细节和空白点，同时，由于口述对象的不同，口述历史还能够从更加多元的角度来呈现历史的发展。

从方法论的学理逻辑出发，不同的学者对口述史方法及其历史研究的适用性认识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历史学方法论的基础是依托于政治变迁，其焦点主要是政治问题，表现为历史的分期是按照有关权力斗争和更迭的文献进行编纂；随着分析层次的回落，史学研究开始注重对地方史，以及社区和街区日常生活的考察，所以，私人的、地方的和非官方的原始材料和文献的获取与分析开始变得非常重要；而后，历史研究的范围逐渐向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拓宽，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场合的各种记录、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纸、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各类记载，甚至是不同组织和机构的档案、账本、私人信件、明信片等等都成为史学研究重要的文献基础。<sup>3</sup> 史料和文献来源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其在获取上变得更为困难，而那些“通过有准备且有针对性的访谈，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sup>4</sup>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文本史料和文献不足的缺憾。所以，口述史在方法的操作上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亲历者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群体性口述；一种则是对重要人物针对特定历史事件相对系统的个体性叙述。而本文则试图采用第二种类型，即对一些经历土山湾孤儿院发展历程中的工作者、知情者和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以期通过他们对个人经历的叙述，以及在这些经历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加以记叙，并通过聚焦其中的“关键词”，进而对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发展与宗教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 2. 确定访谈对象标准

与研究方法同步确定的是访谈对象的标准。口述史主要是通过访谈来获得第一手资料。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形成到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有学识、有思想、有贡献的工作者和参与者。对于从他们之中选取合适的访谈对象成为论文设计的重要一环。经过认真的考虑，本文确定了筛选标准，选择八位访谈者，标准主要是：

年龄：曾在土山湾孤儿院工作或学习的 70 岁以上的人员，以及与土山湾孤儿院有过密切关系过经常打交道的人员。原因在于：其一，70 岁以上的工作者经历比较丰富，他们的职业关键期受到“土山湾”影响。其二，70 岁以上与“土山湾”有关人员，由于长时间直接或间接对“土山湾”有所了解，对“土山湾”有深厚的情感；又由于经历丰富，形成了自己对“土山湾”发展的一些独到的看法，比较愿意表达自己对青年会的一些看法，尤其是退休的工作者。

工作背景：土山湾孤儿院内部的直接工作者和外部的有关系往来者（包括：学徒、工匠、和周边原住民等）。确定不同的工作背景，主要是为了能从多维的

---

<sup>2</sup> [英] 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联合出版，第 171 页。

<sup>3</sup> 同上，第 3-4 页。

<sup>4</sup> [美]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远流出版公司 1997 年版，第 34 页。

视角和多元的主体，尽量全面地从各角度呈现“土山湾”在这一时间段的发展历史。

### 3. 研究过程

资料占有是否到位与本研究选题的完成、问题的解决有直接关系。因此，前期进行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研究文本资料和熟悉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问题，再进行访谈。之后，通过开放式深度访谈，辅以观察和文献的整理、分析，本文形成结论。本次研究中采取口述史的方法对八个调查对象进行了研究。对被访谈者进行深度访谈，用他们的讲述来勾勒出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的发展轨迹。

经过预访谈之后，进入正式的访谈阶段。本文作者一共访谈了七位老前辈。访谈过程如下：

A 先生：访谈 2 次，访谈地点在土山湾博物馆内。气氛很轻松。对 A 先生的访谈进行得很顺利，他说他很喜欢和年轻人一起聊聊，还透过土山湾博物馆的陈列物向笔者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

B 先生：访谈 1 次，访谈地点在他家中。这位老人从国营器械厂退休，虽然这位先生是访谈中年龄最大的长辈，已经年逾八旬。但他在访谈中表现出的记忆力、语言组织能力、思维的逻辑性之强，让人十分佩服。

C 女士：访谈 1 次，访谈地点是在她家中，她也是目前作者唯一可联系到的、曾经在土山湾孤儿院接受职业教育的女性。这次访谈也很顺利，因为 C 女士很健谈，与她的访谈主要涉及当年的学习经历，以及天主教在徐家汇地区的发展和变迁历程，同时也提及公私合营前后土山湾职业教育模式的变化。

D 先生：访谈 1 次，访谈地点是在徐家汇天主教堂。这位先生退休后目前仍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的义工。这位先生对本文的访谈调查十分支持，并且很愿意和调查人员分享其在生活和工作中对宗教和信仰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对“青年-信仰-责任”的话题表现出极大兴趣。

E 先生：访谈 1 次，访谈地点为土山湾博物馆会议室。这位老师为曾进行过一些关于土山湾历史的研究，同时也有相关著述，对 E 先生的访谈和交流大多与土山湾史料及其细节辨识方面有关。

F 先生：访谈 1 次。访谈地点在其家中。在访谈中，F 先生的访谈涉及土山湾孤儿院的绘画和印刷事业情况，他还与访谈人员分享了一些个人搜集的材料，以及一些旧时的简报和画作。

H 女士：访谈 2 次。访谈地点在其办公室中。其作为土山湾博物馆的主要工作人员，从土山湾博物馆的建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未来关于土山湾的研究与访谈员进行了分享，由其提供的很多材料都极大的支持了本文的研究。

在访谈时，研究人员根据不同访谈者的特点，在技术细节的处理上采取不同的方法，对能深刻领会访谈意图的受访者，采用的是完全的深度访谈，让他们从生活中的各个层面谈起，获得的一切资料都有可能对此次研究有着意想不到的意义，这也是口述史的精髓所在，通过受访者的生活经历，通过他们的一次次的讲

述，研究人员被一次次的带入了他们的回忆中，和他们一起感受到了他们学习和从业的酸甜苦辣，他们鲜活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能提炼出很多在历史文献中查不到的历史细节和历史轨迹。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不如意之处，由于各种原因，本文作者没能对每一位被访谈者都进行了多次访谈，一般是先通过第一次访谈了解，而且，鉴于本文研究人员第一次从事口述史访谈，对于把握访谈的进程能力比较弱，使得访谈结束后，在总结收集得到的材料并整理归纳中，发现访谈的中心比较散，不利于有价值资料的提炼。

文章中的每一篇访谈资料都是在录音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由于访谈的内容比较多且散，根据本文的写作目的，在整理好的资料中，本文主要摘出了与访谈者提及的与选题有关的一些资料，所以本文呈现的资料并不是我访谈资料的全部。对于文章所使用的资料，本文采取的原则是除了删掉一些重复处，并将叙述的次序作了调整以外，基本未作改动受访者观点，有录音为证。为了保证访谈的完整性，凡访谈者的问话和插话也被悉数删去。

## 二、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宗教影响

### 1. 土山湾孤儿院的建立及其原因

土山湾的地理位置大致应该在现在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以南地区，主要集中在今裕德路，漕溪北路地区。之所以得名土山湾，由于其处于肇家浜的转弯处，形成一个天然的湾嘴，又因为清代中后期，上海地区疏通肇嘉浜，而挖泥堆土于此，形成一个小土山，因而被取名为“土山湾”。<sup>5</sup>

1842年7月12日，受教皇委派耶稣会巴黎省负责中国江南教区传教工作的南格禄主教（Claude Gotteland）等三人来到了上海，计划在青浦横塘建立一座耶稣会住所，但是南格禄主教觉得四周是农田，空气潮湿，且不卫生，就想为年老体弱的教士们建一养老院，而薛孔昭神父（Sica Louis,S.J.）从常熟古里村姓刘的教友家得到一笔很可观捐助，施用于耶稣会事业，但由于南京教区主教的限制，南格禄主教等人（已经修订，我们认为是江南代牧区，江南教区是江南代牧区，南京教区为江南代牧区下属的一个单位）最终选择了与天主教渊源深厚的徐家汇作为选址，并买下了毗连徐家汇的土山湾，于1847年3月，开始在那里动工兴建了耶稣会住所。<sup>6</sup>

尽管地理和时代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是选址土山湾建立耶稣会住所以及建立孤儿院，并发展职业教育的客观原因，但其背后仍然有深刻的主观因素。

首先是天主教教会赈灾与救济工作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影响。追溯历史，天主教早在公元313年左右就有以孤儿院的模式收养孤儿的传统。公元313年天主教合法化以前，孩儿们被天主教家庭领养。公元313年以后，天主教徒办起孤儿院

<sup>5</sup>（清）王锺编录、（民国）胡人凤续辑：《上海乡镇旧志丛书：法华乡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sup>6</sup>（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14页。

养育孤儿，婴孩孤儿在育婴堂照看养育。这两个机构标志着孤儿院制度的正式建立，后来世界普遍实行。<sup>7</sup>除了在源流上的沿袭之外，天主教传教士重返上海后之所以会将孤儿问题作为其首要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灾害频繁，大量弃婴出现，而中国历来重男轻女，溺婴现象非常严重，而这与天主教教义不符，因此开始了婴儿收养与救助工作；另一方面则是1842年旨在“为每年上百万在死亡危险中的小异教徒重生”的天主教“圣婴会”在法国成立，该组织通过在欧洲地区募捐筹集经费，来资助天主教各种会派对孤儿的养育，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天主教各种会派在中国赈济孤儿的步伐。<sup>8</sup>

其次是为维持土山湾孤儿院的日常运营所需经费的考虑。土山湾孤儿院是天主教耶稣会依靠捐助在华开办的，但是随着收养婴孩人数剧增，土山湾孤儿院的日常生活极为清苦，食物采用配给制，生活处于勉强维持的境地。

孤儿们每日一饭二粥，吃的是户口米，过去每月向华法两方面各领十五包，计三十六石（工人米帖亦在内），每石缴费两百五十元以上，但近来时常领不到，粮管局方面只供四分之一，一次食粮恐慌日趋严重，早晚吃麦皮汤，菜肴自然谈不到了。技术工人在院的卅八名，外居的七十五名，供膳食外，每月工资一百至一百廿，米二斗，有其实加一斗，有子女满七岁者每名再加一斗，不满七岁者半斗。<sup>9</sup>

为此，教会决定对孤儿进行职业教育，让孤儿们能够学成本领，养家糊口，将他们的职业劳动成果来补贴孤儿院的日常运营。

第三是从天主教传教的宗教驱动使然。无论是从事慈善事业，或者是出于生计的需求，传教才是天主教教会永恒的责任与使命。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漫长而严格的教育使孤儿们能够接受天主教教义，并成为虔诚的信徒才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而职业教育这种半工半读的教授方式就是其中一种。对此，有研究认为，天主教的传播与职业教育之间有很高的依存关系，因为从传统上看，公元2世纪，一位安提阿教会的主教敦促儿童学习《圣经》并学一项技能性的手艺，而传授他们手艺活的诀窍是使其理解《圣经》和文化的核心；从实用性看，学会的手艺技能（如：帐篷制作）常常帮助传教士补足其在传道旅途的需用。<sup>10</sup>

把教育作为传播天主教核心手段的方式就是由耶稣会所创建的，其传教之初就是依靠建立耶稣会学校来扩大其影响的，学生大多面向贵族和上层市民的子弟，各界高官、名流几乎都曾在耶稣会中学接受过教育。这也是耶稣会成为天主教的中坚力量的关键原因。<sup>11</sup>耶稣会正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活动中的最大会派，也是土山湾孤儿院的创建者。

<sup>7</sup>（美）阿尔文·施密特著，汪晓丹等译：《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sup>8</sup>黄树林主编：《重拾历史碎片——土山湾研究资料粹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第149-150页。

<sup>9</sup>《申报》，1943年7月25日。

<sup>10</sup>（美）阿尔文·施密特著，汪晓丹等译：《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第153、178-179页。

<sup>11</sup>（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著，谷裕译：《耶稣会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4-66页。



## 2. 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

第一，土山湾孤儿院的前期。天主教耶稣会重返上海后，所选的地点是青浦横塘，因此江南地区的教会活动主要开源于横塘。1849年，江南地区经历重大的自然灾害，教友家庭已无力承担收留孤儿，因此孤儿院的建立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因此，横塘地区的修道院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救助婴儿的工作。同时圣婴会在江南地区也设立了分部，因此也大量捐助江南教区，从而推动了孤儿院的建立。1850年6月3日，横塘的修道院迁到张家楼之后，横塘孤儿院也迁到离横塘不远的蔡家湾。这批由横塘迁来的孤儿便和另一批由柏葆禄神父（Paul Pacelli）在饥荒年代收养的孤儿合并在一起，托山东来的修道院修士郭相公（文献中找不到郭相公的原名，只能查到姓“郭”）尽心照料。柏神父死后，赵方济主教（F.Xavier Maresca）把蔡家湾孤儿院的事务相继委托给佩利西亚（Pillicia）和舍蒂诺（Schettino）两位神父，他俩只是暂时在教区逗留。1851年2月均日起，夏显德（Francisco Giaquito）神父工作，他是这事业的真正缔造者。当时有孤儿六十六人，男孩四十三人，女孩二十三人。他先把女孩迁送到浦东唐墓桥，那里已有郎怀仁（Adrianus Languillat）神父举办的女孤儿院。蔡家湾从此只收男孩。<sup>12</sup>

第二，土山湾孤儿院的建成与发展。1862年7月，恶劣的环境使得耶稣会继续会长鄂尔璧神父（Joseph Gonnet）把孤儿们迁到了上海城外的徐家汇住了下来。1863年，一直念念不忘要买地建造孤儿院的鄂尔璧神父看中了土山湾，并于1864年7月开始兴建，到1865年春天，土山湾孤儿院大楼正式建成。<sup>13</sup>随着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陷入困境，传教的对象被迫转向下层人士，这都让当时耶稣会传教士们认识到慈善的重要性。<sup>14</sup>为此，江南教区的第三任主教郎怀仁上任后即得到授权，大力进行孤儿院建设，徐家汇的圣母院育婴堂专门收留被遗弃的婴儿以及成千上万的女童，这无疑与土山湾孤儿院的功能互为补充。而且，由于当时中国因育婴问题而招致教案频发，土山湾和徐家汇这两处孤儿院几乎成了教区的窗口和驳斥外教人最有力的典范。而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土山湾孤儿院的发展大体上继承了初建时的传统，并基本维持了一个比较良好的生存状态。

第三，土山湾孤儿院的后期及其停办。抗日战争的爆发逐渐导致了孤儿院的衰弱，在抗战初期，由于耶稣会属于法国政府代管，虽然徐家汇与土山湾并非租界，但是日本军队也只是在周围地区设防，并不侵扰，但是大量难民的涌入避难使得孤儿院不得不将孤儿撤往佘山，直到战后才撤回。随着抗战的持续，租界也不能成为一块安生之地，1942年由教会与日军商妥，在上海的大量天主教的传教士都迁居在徐家汇与土山湾，土山湾成了传教士的居留地，土山湾的维持也愈发困难。<sup>15</sup>抗战胜利后，土山湾孤儿院虽仍受耶稣会管理，但已划归上海教区，

---

<sup>12</sup>（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178、234页。

<sup>13</sup>黄树林主编：《重拾历史碎片——土山湾研究资料粹编》，第108-109页。

<sup>14</sup>“首批到中国传教的那稣会会士，开始是向王公大人宣传福音，而我们今日，在新形势下，却先向贫穷弱小者宣传了。”参见（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136页。

<sup>15</sup>黄树林主编：《重拾历史碎片——土山湾研究资料粹编》，第183页。

无法再受到法国政府的庇护，相应的产品销路也渐渐衰退，土山湾已呈衰弱之势。解放后，孤儿院已不再接收孤儿，1953年孤儿院由上海市民政局接管。而后，由于罗马教廷对于中国主权的干涉，耶稣会被驱逐出中国，而国际上对中国的封锁也使得土山湾的经营无法出口，最终无法维持，最后以公私合营方式，结束了土山湾孤儿院的历史。

### 三、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的体系及其宗教内涵

#### 1. 土山湾职业教育的学制体系

土山湾孤儿院的发展轨迹表明，为了维持孤儿的生存，光靠捐助是不够的，所以通过职业教育所进行的生产就十分重要。而“半工半读”的形式就成为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模式和养成方式，表现为，男性儿童入院后“诵经→文化教育→半工半读→学徒→带薪学徒→满师参加工作”的环节。而围绕这一方式，土山湾的教育体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小学、初中和学徒阶段。

从诵经到半工半读的小学阶段。土山湾职业教育体系的小学阶段真正的形成体系是从马相伯先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小学开始的。为此，本文访谈了土山湾老人，根据他们的介绍，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的小学环节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小（1-4 年级），这一阶段是接受全日制教育，每天都要重复着祈祷书、教理问答、学习汉字。而课程内容与其他小学没有太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教材由教会自编，其中许多内容与教义相关。第二阶段是高小（5-6 年级），这就进入了半工半读的阶段，上午读书，下午参加劳动与技术学习。但由于此阶段儿童年龄较小，因此主要是让他们在各个工场中初学一些技艺，以便于最后确定职业技能的学习方向。此后，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进入初中开始正式的半工半读生涯，甚至直接被送入公学进一步深造；另一些则是出于经济条件或者学习能力方面的原因直接进入作场，开始他们的学徒生涯。<sup>16</sup>

从半工半读到学徒的初中阶段，初中阶段的学习并非是必须的，有材料显示，孤儿高小毕业后，继以两年之初步工艺训练，半工半读。上午七时到九时，上国语、代数、物理、化学、地理、外国语等课，下午一时半至三时，上修身、打样等课。每日除上课外，其余在工艺训练所实习雕刻、木工、铁工、机械等工艺，使孤儿们在学业上具有初中程度，工艺上获得灵巧之手腕，至于道德之训练，亦施以积极之教导。每星期有功课成绩揭晓，优则奖励之，劣则责罚之，使来日处身社会成为良好之国民。<sup>17</sup> 另有访谈材料显示：“我读书读到 1946、1947 年的时候就不读了，之后就开始半工半读，一开始就是做泥塑之类的，师傅教，我们就捏，捏兔子、牛之类的。上午就做雕塑，下午教刻花，也都由师傅教。基本上要半年，半年后来就学木工，木工也做半年，再下去学铜匠，敲铁皮。之后学机床，做那些天平秤、锁。法国人教的，师傅是中国人，当时每个阶段都要考试。比如说他学雕塑的，大家做个长颈鹿，有个样品放在前面，大家就照着样子来捏。样

<sup>16</sup> 摘自于 2011 年 11 月对 A 先生第一次于土山湾博物馆的访谈。

<sup>17</sup>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编：《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一览》，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45 年。

样都要考，木匠也要考，什么都要考，要评分，评得好的给你吃糖。几样‘东西’（如绘画、雕塑、机械等）学下来，什么工种对你胃口的，那你就做什么工作，有的机床好些的，就去做机床了，像我就是去做雕刻人像的。”<sup>18</sup>

在完成了初级的宗教、文化教育后，孤儿院按照个人的天资秉性，因人而异安排这些刚刚进入少儿期的儿童进入作坊学徒。一般的作法是每个儿童在各个工场都会轮流做一段时间，由师傅与自己选择能力与水平相适应的工场，作为自己学徒的所在，根据不同的情况，其学徒时间为3-6年不等，以绘画为最长。有访谈材料显示：“因为我比较聪明，所以经常考第一、第二名，到十三四岁，神父就适当来选人了，选聪明、活泼、手脚麻利的人去学艺术，土山湾当时有美术馆，木工部，五金修理部和印书馆，神父叫我到美术馆学美术，稍微有点笨的去学木工，聪明点的学美术，去学印刷。”<sup>19</sup>

当他们接近10-12岁的时候，他们就要进入作坊当学徒，他们将全部圣婴善会负担其费用，直到他正式进入作坊。每个月，会付一部分与其获得劳务成比例的费用，圣婴善会的负担也就会相应的减少。

必视其性之所近，而为之选定科目也。毕业期限有三年、五年、六年，以完全生活能力为其毕业之期，无具体年限。

青少年时期，白天的时间首先是分配在了学校和作坊中，当他们到了一定年龄，越来越多的时间，甚至是全天留给了工作，每一个车间都被一个耶稣会的辅理修士领导，在车间师傅的帮助下进行学习，而这些师傅大多也是土山湾培养的学生。

在蔡家湾时，这种长幼间的帮教关系就已经很好地确立起来，在土山湾工艺工场的各个作坊，所采取的教学模式依旧是这种典型口手相传、师徒代代因袭传承的方式。

## 2. 土山湾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

在蔡家湾时期，孤儿院已经建立起了成衣加工场、木工工场、制鞋工场、纺织工场、印刷工场，让这些孩子在那里学习手艺，以便将来能成家立业、自食其力。由于，教育成效显著，很多人家也开始送孩子到孤儿们生活的蔡家湾去学习。到了土山湾时期，孤儿院还曾试图让孩子们学习农田耕作，1865年以后，曾有八十名孤儿在七名工人指导下从事农业生产。以便遇灾荒，米珠薪桂，就可不必出高价买粮了。<sup>20</sup>

在从蔡家湾搬入土山湾后，孤儿们的手艺中增加了“雕刻、镀金、油漆、绘画工场”，而这些正是土山湾孤儿院之所以享有大名的关键所在，他们的渊源要追溯到范廷佐（Joannes Ferrer）修士，他的艺术才能显示在董家渡与徐家汇教堂的设计上。他当时就设想在徐家汇开办宗教美术与雕塑学校，在当时的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的支持下，1852年学校建成。虽然土山湾孤儿院建成时，范修士已

---

<sup>18</sup> 摘自于2011年11月对E先生于土山湾博物馆会议室的访谈。

<sup>19</sup> 摘自于2011年12月对F先生于其家中的访谈。

<sup>20</sup> 黄树林主编：《重拾历史碎片——土山湾研究资料粹编》，第164页。

经去世，但是他的学生陆伯都与刘必振修士，把他们的工场和学校迁入了土山湾，并在良好天赋的孤儿中招收学生进行培养与工作。<sup>21</sup>

**从绘画与工艺类课程设置上看**，图画部最早由西班牙范廷佐修士创立并纳入土山湾孤儿院工艺所，并曾被徐悲鸿大师誉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而且，图画部还是国内最早将彩绘玻璃工艺引入绘画与工艺类课程教学实践的，并且，作为土山湾孤儿院中接受职业教育时间最长的项目，图画部教学环境和课程设置更为体系化，作画内容并非随心所欲的创作，遵循教会限制，多是宗教圣洁之画，例如选题上就以圣母玛丽亚怀抱圣婴的圣像作画题材等宗教题材为主。

有访谈资料指出，学徒的绘画课程分为临摹与创作两大类。指导者有教会人士，也有当时的画坛大师刘海粟等人，绘画作品或临摹作品一般不得出借和销售，往往将画作悬挂于房顶，一来方便画作晒干，二来可以节约空间，三则亦是对优秀画作的褒奖，及对其他孤儿的激励。<sup>22</sup>

**从印刷类课程设置上看**，土山湾印书馆作为中国最早从欧洲引入石印和珂罗版印刷技术，技术在全国领先，相比商务印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的技术曾一度领先 20 年。孤儿院开设的印刷课程与印书馆的印刷工作相互结合，所印成品偏重西文印刷，但中文出版物也曾在全国教会系统中独占鳌头，20 世纪 30 年代，创下印刷品总数达 53 万种的记录。<sup>23</sup>

土山湾印书馆作为土山湾孤儿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印刷代理机构不仅引入了珂罗板印刷技术、石印技术等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还采取了“师傅带徒弟”的课程学习模式，课程直接在大规模工场化的印刷车间进行，而非简单的印刷作坊。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印刷车间的都经过精心的宗教式装点 and 布置，有浓重的宗教氛围，例如：悬挂式神台。

**从音乐与体育课程的设置上看**，土山湾孤儿院参照西学综合人才的培养模式，引入了西式音乐和体育等课程。孤儿院设置有音乐课程，主要以演奏西式乐器为主：有中鼓，小鼓，小号。参与课程的孩子身着统一的服装，脚上穿着中国传统的布鞋，身背西洋的乐器，有明显中西方的文化在这些孤儿学童身上碰撞的痕迹。就体育课程来看，足球是其中有代表意义的一项，参加课程的学生要求穿着运动短袖与运动短裤，穿着高筒袜，有着现代足球队影子。

### 3. 土山湾职业教育体制中的宗教因素及其解读

从上文的分析中，本文认为，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有体系且相对完整的课程设置，其中课程内容大量参考了西方课程设置，并在课程设置、教学环境、讲授内容，以及方式方法上具有天主教特征的宗教因素的深刻影响。

**首先是将宗教启蒙融入基础教育内容**。小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圣经》的《旧约》与《新约》，而其他文化知识基础都是附带课程，因此，本文认为，土山湾的职业教育在初小阶段完全是宗教的启蒙，所有的知识学习都是为培养教徒服

<sup>21</sup> 同上，第 163-164 页。

<sup>22</sup> 摘自于 2011 年 12 月对 F 先生于其家中的访谈。

<sup>23</sup> (德) 德礼贤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第 103 页。

务的。有访谈材料显示：“当时起床要祈祷的，五点钟铃一响都要起床的，排着队作祈祷，做早祷告，他们叫早弥撒，念早课，都是教会里的规矩，出来十分钟左右吃早饭，早饭是这样的，一只木桶、一只铁皮碗，他们叫猫食碗，一种搪瓷铁皮碗，一人一勺这样分，就是这样生活的。”<sup>24</sup>进入到高小阶段的学习，土山湾孤儿院中的教育内容实际上与当时社会上学校的课程相类似，只是一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被教会增添了一些宗教的色彩。访谈材料指出，“由于土山湾是天主教所办的学校所以会很自然地信教。吃饭睡觉前都需要念经，这是天主教里面的规矩。在土山湾里面读的教材大致和外面读的时候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教材是天主教教会自己加的。有些内容是和天主教有关，就像是数学的应用题，有些是和天主教有关的，少许是和外面区别的，我们信教的人呢，当时只知道要在天主教学校里面学习，后来才意识到自己接受的教育与外面不一样，似乎比外面的先进一点。”<sup>25</sup>也有被访者直接提及，土山湾在基础教育方面确实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宗教性，这的确是有传教考虑的。<sup>26</sup>

**其次是把宗教内涵嵌入实践教学环节。**从高小阶段到初中半工半读，再到以后的学徒阶段，土山湾职业教育课程中的教学材料选择都具有宗教的意义，整个带教和学习过程中所使用的材料都以宗教题材的作品为主。从事过雕刻工艺学习者的访谈材料显示，“我首先接触的是用黄杨木作为雕刻的学习，做的东西都是宗教题材的，这些内容做起来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多做就熟练了，样样都是这样，多数人做惯了这些东西都会一直做下去，少数人则尝试过把西洋的艺术、西洋的雕刻改成中国式的。但由于与大多数作品格格不入而大都没有坚持。”<sup>27</sup>

而绘画学习者的访谈材料则指出，“五金，木匠，机械，印刷，画图，我选择了画图。我跟着余凯开始学的是画圣母像，主要是画五官，眼镜、鼻子、耳朵等等，我每天下午画两个小时，一直画，画到余（凯）相公看了满意了，再画下一样。”<sup>28</sup>

这一方面是西方艺术中的杰作大多都是宗教作品的客观现实使然；而另一方面则出于传教的考虑，土山湾职业教育有一整套从西方引进的教育模式，无论是绘画、工艺、印刷还是音乐，主要遵循的套路都是围绕以“模仿”为核心基调的五个环节组成，包括基本功训练→带教实践→模仿操练→创作尝试→学成出师。通过将具有神性暗示的宗教素材融入学习的内容，让年幼的孩童进行模仿。这一过程无疑对于孩童世界观的形成和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从绘画学习来看，这个模仿的过程从铅笔线条、画线、做线开始，线条是组成所有物质的形状，都很有讲究的，都很重要的，而且标准都是由教会统一设定的，受到传教士的手把手指导。

---

<sup>24</sup> 摘自于 2011 年 10 月对 C 女士于其家中的访谈。

<sup>25</sup> 摘自于 2011 年 11 月对 B 先生于其家中的访谈。

<sup>26</sup> 摘自于 2011 年 10 月对 C 女士于其家中的访谈。

<sup>27</sup> 摘自于 2011 年 11 月对 A 先生第二次于土山湾博物馆的访谈。

<sup>28</sup> 摘自于 2011 年 12 月对 F 先生于其家中的访谈。

有访谈材料指出，我是跟着安敬斋修士(F.Enry)学习绘画技艺与修养的，安相公每天起得很早，我每天清晨到安相公处向他学习半小时的法语和一个半小时的绘画。虽然在小学中我已经有了绘画基础，但是安相公还是让我从头学起，捏着我的笔在透明纸上照着纸样白描出人物，这样勾勒了几十张稿子后，安相公才叫我扔了透明纸，在白纸上临摹图画，又临摹了几十张画后，安相公就叫我改用铅笔临摹法国阿尔加什涅的铅笔画集。临摹之后，安相公则教我用铅笔画写生，也学点水彩画，主要是画教堂室内的静物。这些学习对我日后掌握照相制版也是极为有用的，使我在对照片和印刷过程中对于构图、层次、色泽、浓淡等元素的理解更为深刻。<sup>29</sup>

**最后是用神职人员担任带教老师。**无论是土山湾孤儿院还是其职业教育体系都是依托天主教教会体系建立的，所以，土山湾的任课老师绝大多数都是神职人员，或者是天主教信徒。而且，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面向上流社会进行传教的教会人士和传教士，无论在学识或是个人修养方面都是相对较高的，例如德国建筑师葛承亮(Aloysius Beck)、意大利画家马义谷(Nicolas Massa)这样的艺术家担任教师。此外，还有高水平的传教士来担任其他科目的教师。

有访谈材料显示，“那里的老师有很多是外国的传教士，像搞机械的老师是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读书读好回来的，所以她们掌握的技术比较先进，教的方式也比较先进。”而且，“里面修士、相公、嬷嬷是不结婚的，是非常好的，品德非常好的。相公都是法国耶稣会派过来的，修士在各个修会都有的。更重要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帮助是最能让人记忆深刻的，而且老师的高素质和掌握的高超技艺，以及对学生的言传身教都会使学生能对老师产生更多地敬畏和依赖，这一点也增强了我们对天主教的认同感和归属感。”<sup>30</sup>

#### 四、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与宗教传播的互动模式

从教育过程的动态分析和教育体系的静态讨论，本文认为，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学制体系的成型都与天主教在徐汇地区的宗教传播处于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逻辑是宗教和教育关系的互动所造就的。在这个意义上，就宗教和教育关系而言，同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养分”，两者的互动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开始孕育，形成了“巫”即是“师”的共生关系：宗教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sup>31</sup>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宗教与教育开始走向分离。为了填补被打倒的天主教神学与宗教教育，一个以科学真理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和世俗的理性主义教育模式逐渐被建立起来，教育世俗化思想成为教育发展的主要导向。<sup>32</sup>

<sup>29</sup> 摘自于2011年12月对F先生于其家中的访谈。

<sup>30</sup> 摘自于2011年11月对A先生于土山湾博物馆的访谈。

<sup>31</sup>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00页。(已经修订)

<sup>32</sup> (美)彼得·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社会也开始出现重科学而反传统的“潮流”。为此，这样的历史条件极大的制约着天主教的传教及其神学思想的传播，其相关的活动和资源也都大大受到限制，所以，作为由天主教耶稣会所创办的土山湾孤儿院在创办之初所面临的首要困难就要解决日常经费的开支和资源的紧张，与此同时，传教的责任与使命又驱使着孤儿院的工作要使孤儿们能够接受天主教教义，并成为虔诚的信徒。而这两个目标正是土山湾孤儿院进行职业教育的重要考虑，而其核心是如何将与职业教育与宗教传播进行有效的融合：表现为教育发展与宗教传播历程相结合，专业教师与宗教传播主体相结合，教学体系与宗教传播载体相结合，以及培养对象与宗教传播客体相结合。

在教育发展与宗教传播历程相结合方面，土山湾职业教育发展是天主教在徐家汇地区的传播缩影。土山湾的建立本身就是天主教在华传播所做的努力，而职业教育的开设也是教会根据当时传教的阻力，结合社会需求进行的尝试，而土山湾的学徒由于日常学习、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大多信奉天主教，并成为忠实的教徒。在土山湾的发展阶段，土山湾职业教育是天主教在徐家汇地区宗教传播的重要窗口，由于当时实际条件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接受了职业教育的土山湾学生走向社会后往往具有很好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土山湾的品牌。同时，这种世俗化的品牌效应也促使一些并非孤儿的家庭也很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土山湾孤儿院进行职业教育的学习。在孤儿长大成人后，他们往往和圣母院的女性孤儿联姻，组成天主教家庭，这一点对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可持续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最终，新中国的建立以公司合营的方式结束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这也见证了建国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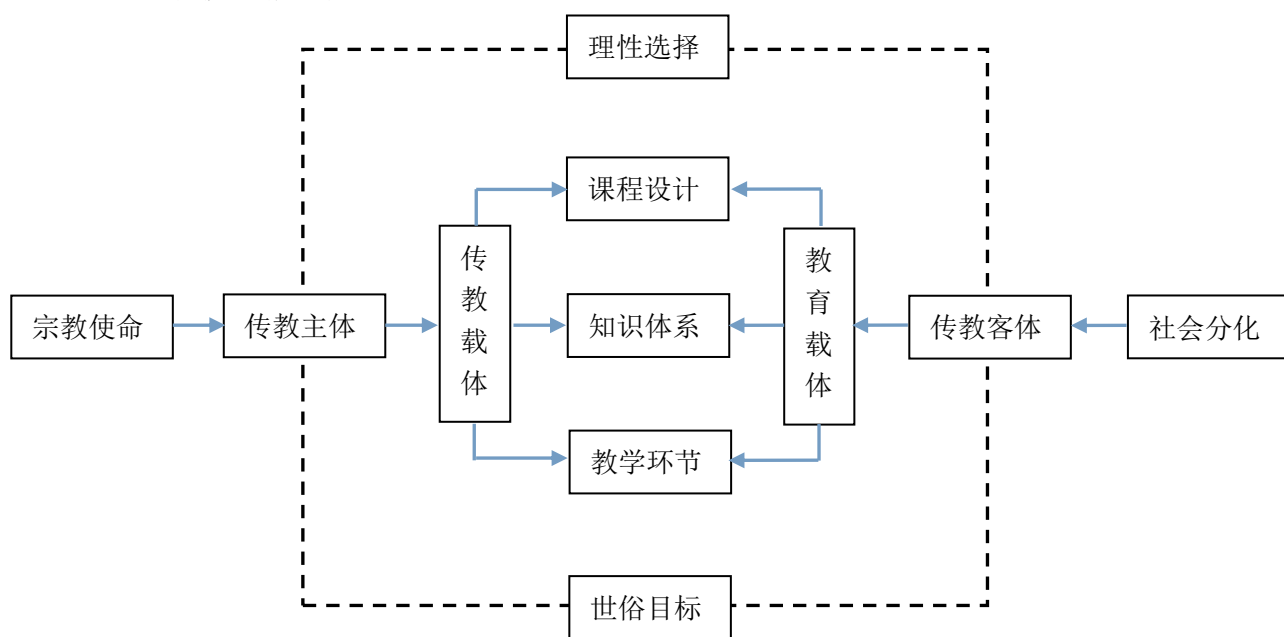
在专业教师与宗教传播主体相结合方面，无论是传教还是教育，要取得高质量，作为主体，教士和教师从来就是扮演关键的角色，在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大多由传教士来担任，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且终身不娶，把自己一切都投入到这一事业中，而且，其中不乏当时的名家。例如土山湾画馆负责教学中国修士刘德齐和法国修士潘相公（Fnere Couper）。他们不仅技艺水平高超，而且具备高度的敬业精神，更主要的是能够在教学中有所发展，把天主教教义的学习融入其中，同时还能实现“中西合璧”。这些都使得本来就处于学艺和传教背景下的孩童受到具有导向性的教育，而这些孩子在严格的学艺、清苦的生活和严酷的戒律之间也更容易全身心的投入。

在教学体系与宗教传播载体相结合方面，土山湾孤儿院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十分完备，就形式而言，土山湾孤儿院的职业教育建立起了小学（慈云小学）、职业初级中学、学徒制工场一套完整的由低到高的学制分级。就实质而言，在课程设计、知识体系，以及教学环节，土山湾孤儿院的职业教育都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首先，课程设计在小学阶段所学的课程内容和程度在普通小学基础上使用了自编的适应宗教教育的内容，而在初中和半工半读的体系中则将宗教读物和材料引入其中，并形成了标准制式的分类与序列。其次，知识体系形成了机器、制造、绘画、木作、铜工、漆器、竹器、玻璃、纺织、建

筑等各种工艺学习为主要特色的核心品牌，并突出先进科学技术学习，首创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该原则而后甚至为洋务派所借鉴。其三，教学环节形成了工、养、教一体结合的模式，包括：以生计教育为基础，这促使大量家庭都愿意将子女送到土山湾学习，客观上实现了传教对象的范围；兼顾孩童能力和兴趣，以孩童受教结果的有效性为导向，实现了专业确定双向选择等策略；“工作间”与“师徒制”结合，其中，工作间实现了专业技能操作重要性实现，而师徒制则实现了教师对教学过程的把握。

在培养对象与宗教传播客体相结合方面，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传教区内的孤儿院最终只有两个，且都在徐家汇，关系密切，一个是育婴堂专门收养婴儿以及长大的后女童，开展教育，教授女红。而另一个就是土山湾孤儿院，收养的对象6岁以后的男孩，其来源就有育婴堂的男性孤儿。这些孩子一生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在孤儿院的教育中成形。而后，土山湾孤儿院的职业教育对处于当时底层的平民阶层而言，完成小学教育，并且能够在半工半读状态中接受中等教育也是当时条件下最好的选择。这种效应使得受教群体范围得以扩大，但这些前来求学的孩子在土山湾有长达6年的周期，都处于学习的黄金年龄和价值取向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小学阶段）。

综上所述，本文将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与宗教传播围绕行为主体与行为客体之间，基于教育载体与传教载体在课程设计、知识体系和教学环节三方面的双向互动模式概括如下：



## 五、简短结论

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人类进入了一个物质的、科学的时代，理性化成为人们判定现代社会的标准，世俗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世俗目标与理性选择背景下，教育的所谓现代化实质上是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去魅化”和“世俗化”。这促使宗教与教育相分离，虽然



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全球的宗教复兴正在发生，但政教分离主义的潮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并不会有所改变，这也将是客观上宗教与教育之间的互动趋势。而另一方面，宗教是人的宗教，教育是人的教育，两者分离的趋势决定了各自的归属，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两者互动关系的终结，对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与宗教传播互动模式的分析和总结呈现出了两者实现互动，并建立起某种相互关系的可能。

On Tou-se-we orphanage's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its Religious Implications

Liu Qian<sup>1</sup> Zhou Bo-wen<sup>2</sup>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Tou-se-we orphanage was a Silesian school, 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philanthropy and propaganda, created by Jesuit. The Tou-se-we implement the joint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Chinese society by the combination with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plant practice, and it even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typical model for the China'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tries to use the or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present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Tou-se-we orphanage, analyzes its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religious implications. Finally, an interactive framework between religious and educationa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Key words] Tou-se-we orphanag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ligious transmission, correlational analysis